



民国大学丛书

英国史

A HISTORY OF ENGLAND

(上)

[英] 屈勒味林 (G. M. TREVELYAN) 著

钱端升 译

東方出版社



民国大学丛书

英国史

A HISTORY OF ENGLAND

(上)

[英] 屈勒味林 (G. M. TREVELYAN) 著

钱端升 译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在学术氛围相对开放自由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国化教科书”为鹄的，以“学术独立”为旨归，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陆续规划出版了一系列以“大学丛书”、“大学用书”等命名的著作。这些著作虽名为教科书，但突出的是学术性和专业性，许多著作至今仍是相应学术领域的必读必备之书，就其思想性而言，更有着当今学林难以企及的高度。

且以商务印书馆之“大学丛书”为例。其最为人所瞩目的一大特点即是名家集萃。丛书的编委、作者大多不但学有专精，且学贯中西，如冯友兰、胡适、王云五、李四光、何炳松、马寅初、傅斯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顾颉刚、郑振铎、金岳霖等，可谓极一时之盛。故不管是译著还是编著，俱能保证较高的学术水准。

其特点之二是选题的多元性。不同于今天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指导思想自上而下的整齐贯一，民国时期推崇的是学术自由，包涵万流。如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与钱穆的著作就各有千秋，甚至钱穆的很多观点就是针对梁启超而言的。再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观念更是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相径庭。不同观念、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的著作俱为同一“大学丛书”所收录，并由全国各大高校师生自由选择，这本身就是学术自由的一种最直观的体现。只有传道授业者拥有了这种得以在大学课堂上传播一见一得的自由，才有可能建成“大学之为大”的理想高校，培养出“独立之精神”的一流人才。盖民国大学之辉煌，正在于此。

正因为“大学丛书”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学术文化及高等教育发展的

特别意义和重大影响，自上个世纪出版发行以来，始终备受各界学人和普通读者的推崇喜爱，即便是于战火之中，亦屡有重印。然至今时今日，“大学丛书”中虽有部分名家名著零散出版，却不成系统，拣选不易，甚或有明珠蒙尘，一般学子遍寻不得者。有感于此，我们重新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大学丛书。

此次重编民国大学丛书，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大学丛书”，中华书局出版之“大学用书”，以及上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中国大学丛书”基础上，融入了北京大学丛书、清华大学丛书、中山大学丛书、东南大学丛书等民国著名高校名师课程讲义而成。丛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担纲选目，既可再现民国大学学术繁荣之盛景，又可为今日之大学学科建设服务。

我们希望，这套民国大学丛书能对广大青年学子拓展知识视野，培养独立人格有所裨益。

我们更希望，这套民国大学丛书能对诸多大学的学科建设、教育理念及学术精神有所启发。

东方出版社

2012年5月

献给淑娴

没有她的壮游学乐我恐不会有勇气来翻译这巨著
没有她的频频慰勉我绝不会有精力来完成这翻译

译者序

单本的英国历史以我所知最佳者有三本，一为伽地纳的《学生用的英国史》，二为格麟的《英吉利人民的短史》，三即我现在所译屈勒味林·乔治·马可雷著的《英国史》^①。三位著者都是英国名史家，三书亦各有特长之处。格麟的《短史》因能注重于全民的生活，因能不限于政争、兵争及君主政客的起伏，故为著史者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为他自己博得了极大的声誉。伽地纳的书固属于课本一类之书，但他为精博宏通的史家，且其取材的宏富，抉择的精密，条理清晰，究非一般教科书所可比拟，故我亦不能因其为教科书而遽不列它为最佳的单本历史之一。然而无论怎样推崇伽地纳或格麟，无论怎样力称它们特有的优点，如同伽地纳之宜于初学，及格麟之特辟一径，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

屈勒味林自己于序言中尝提过于数百页中记述英国整部历史之不易，它深恐所著者不成为教科书，便成为一篇极长论说。实则他无须虚衷过甚，无须怀着恐怕。他的书同时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及一篇极佳的论说——或者我们可说中含无数篇无数段极佳论说的长文。它没有教科书的流弊，它也没有论说的缺陷；熟知英史者可以读之而多所启发，而稍具英史知识者亦可读之而完全了解。有人也许不肯承认它是教科书，但这是一种主观的见解，我们不易赞同，也不易否认。如果教科书定须是一本没有读过英国历史的人可以彻悟的书，那屈勒味林的当然不是，但伽地纳的又何尝不是？一些英国历史不知道的人读伽地纳时也不见得能全懂。如果书之能给读者以整个的有系统的简单知识者便是教科书，那么屈勒味林的确是一部很好

的教科书。以和伽地纳的比起来，它有新颖准确之妙，而伽地纳的则已嫌陈旧。

但《英国史》决不单是一部教科书，一个课本而已，它的最优之点也不是课本的优点。乔治·马可雷的父亲乔治·鄂图（George Otto）为一名史家，而乔治·鄂图则为马可雷贵族的外甥，所以乔治·马可雷可当系出史家之名而无愧。他自己又终身致力历史，而不像他父兄^②之有志政治。他的史作极富。他固尝以关于意大利的历史著作著名，然这只是说他为英人治意大利史者中之首屈一指者，并不是说他关于本国史的著作尚不及关于意大利的之佳。而且1926年的《英国史》，除了被推为近10年来英国最伟大的著作^③外，一般人更公认为屈勒味林一生的巨著。名史家名著的价值于此盖不难推想而知。

《英国史》这样被世推崇的原因甚多，其最重要者，一为范围的广大，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无不包纳在内；二为材料的宏博，凡192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发现的文书、地下的掘获皆在直接或间接利用之列；三为文笔的卓绝、流畅的叙述、生动的摹绘及深刻的论评无一或缺；四为涵义的深长，著者绝不是平铺直叙之人，更不好为武断之语，故其令人深长思之处为独多。格麟以能注重社会史的方面得名，其行文亦极佳，但无论在哪一方面，屈勒味林，据我观察所及，实胜他几筹。世人每称耶教《圣经》为万书之书，而孔子则为圣之时者也，我如以“英史中之时者也”称屈勒味林我想也不会有人愿驳我罢！

但《英国史》的完美为一事，而我的译本又为一事。屈勒味林的应译为一事，而译文的好坏又为一事。屈勒味林之书本为能读英文之人——尤其是英美之人——而作，故译成中文后，即使译笔极佳，了解上势必有不少的困难，何况像我那样不敏更何敢有绝无困难之望？

译书者的两大责任，一为忠实，又一为通顺，至于文章格调之宛如原

著则已是一种应有而不易有的奢侈品。我的首要的关心在忠实。关于此点我相信我还没有多大的失败。遗漏之处即绝无仅有，牵扯误会之处我自信也不至于多——如果有的话。至于第二点——通顺——我已没有如许多的把握。我当然力求通顺；我固不欲以文害意，因求通顺而失了忠实，我也绝不敢专事直译致有文字不通，真义无可索解之苦。我所用的是语体文，但也不是纯粹的语体。我以为中国人读书，不论出声或不出声，其实总和朗声循读无别，如果语体文所习用之“的”“底”“吗”“呢”一套虚字太多，则读时极难顺口——至少在今日能读稍深之书的一代。但为准确不涉含糊起见，我有时于一句中所用的字——以此为例——常有三四之多。为不失原意起见我又常被迫而用西文“·”“——”等等的符号，及造句方法有类德文的长句。我明知这些与读书时的流畅有妨害，但它们都是为忠实而有之不得已的牺牲！说到格调，我更不敢说什么话。如果细心的校读者，以为我的译文于有几处尚多少带些原文的文气，那我只能以意外的鼓励视之了。

未了还有关于翻译的几件琐事要说一说。原书中对于年月日无一定的规则，有时放在本文之内，有时则附注于页边，译本亦大多照样办理，未多变更。原文中的附注亦十之九仍旧，但一部分被并入正文，更有一部分则因无关重轻而被节去。原书中暗射经典说部之人名地名及事迹之处甚不少，在英人读之固不难了解真义，但在我人读之不免有味同嚼蜡之感，一方为保存原书本来面目，一方又为助读者的理会起见，好些文学及历史上的暗射，译者另于附注中加以说明。为保存本来面目起见，诗歌等等亦一仍原来的排印方式，没有删去，也没有改穿散文的服装。不过我要声明，旧时的格式非但不适于准确的译文，也非译者之所能，而新诗则译者更是门外汉，故译文中的诗虽穿了诗的服装，恐怕也只能以散文看待。又著者所引用的诗文词句往往没有注明出处所在，译者择其重要者特为查出注明，

但亦未能全数加以注明。地名人之难译在语言庞杂的我国为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本书中凡习用的名辞概从习惯，其余英法德三种的名辞从其原文之音，而别种文字的则从其英文的译音。凡从人名地名变化来者，如詹姆斯主义 (Jacobitism) 等，左旁俱加“——” (本版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取消此标点——编者注)，但从普通名辞演化出来者，如罗拉特主义 (Lollardry) 及呼格诺徒 (Huguenots) 等俱无“——”的记号。地图中的地名亦概用中译，但懂西文者自以参看原图为易于认识。

《英国史》译成中文后已成 60 万言的巨著，翻译中错误、矛盾及其他不妥之处自是难免。译者极欢迎读者们的指正。

钱端升

1931 年，4 月，于北平

① S. R. Gardiner: *A Student History of England*; T. R.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A History of England*.

② 乔治·鄂图为格拉德斯吞 (Gladstone) 内阁中的阁员，他的长子查理爵士 (Sir Charles)，即著者之兄，则尝长首次及二次的工党内阁。

③ 见 1926 年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同年的《每年记事》 (*Annual Register*) 的文学部分。

著者序

英国全部历史本非数百页（译者按：原文共 703 页）的一册书籍所能尽载无余。欲以数百短页而囊括《英国史》的全部，不流为一部教科书，即难免成为一篇长论说。本书采记事式的体裁，依年代的顺序，叙述要人大事的经过；同时又不忘记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海外事业为根据而论列到社会发展的种种。由前者言，本书尚未脱教科书的模样；由后者言，则本书又类似一篇长论。

关于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及海外各属地的历史，我虽自问尚能一体顾及，尚不致过分偏向英国人的立场，然本书（尤其是前几篇）势不能不以英吉利为中心，否则，便难求一贯。我不欲因命名较广而令读者起一种不易满足的奢念，故仅以《英国史》名此书。

1924 年春季，我应罗威尔学会（Lowell Institute）之请，在波士顿讲演英史。本书实由当时之演稿增润而成。兹谨以献给哈佛校长罗威尔先生及当日其他的东道主人。

剑桥大学克拉判（Clapham）博士及厄力奥特（Claude Elliott）先生俱有功于此书。前者所著的《不列颠近代经济史》于未出版前我即得细读而充分利用。后者则为我详校此书的前半，更从而加以指导。对二君我当于此深表谢意。

屈勒味林·乔治·马可雷

1926 年 4 月，于柏克哈斯退特（Berkhamsted）

绪 论

我国国史由来已久，我国人民的开化盖远在阿尔弗勒（Alfred）朝以前。但为世界领袖国之一，却近在依利萨伯（Elizabeth）朝以后，故不列颠大国的历史比较甚暂。一久一暂之故可于地图中追寻而得。古时的制图者，无论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者，或中古寺庙中的教士，无不把不列颠放在西北的极边，但自美洲及到非亚的航线发现后，不列颠顿居海运的中心。此地理上的变迁，不列颠人民亦能充分利用。在斯图亚特（Stuart）时代时不列颠不特已成海洋贸易的中心，抑且为金融及实业的重镇。科学昌明以后，国人更以机械用于制造，于是工业革命以起，而不列颠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益形优越。当时移民海外之举亦已发生重大影响。十三州虽离英独立，但不列颠帝国仍日增月盛，俨然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最近数世纪的不列颠不特因物质上的进步而执世界之牛耳，知识上之发育亦为前此所未睹。在中古时，不列颠虽可以比德、倍根、巧塞、威克里夫（Bede, Bacon, Chaucer, Wycliffe）等自豪，然当时国人对于科学及艺术的贡献和莎士比亚以来的造诣比起来尚瞠乎其后。伦敦一跃而为新世界、新海洋的运输中心时，亦即国人致力于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的盛世。文艺思想上的成绩愈著，不列颠岛国人的本能亦因而益彰。

在政治上说起来，不列颠向以“国会的母”著称于世。政府本不易兼有行政的效能、民众的管束及个人的自由；普通国家恒患顾此失彼之病。然而不列颠竟能依据它的民风民气，逐步改善，随时变化，而蔚成一种兼有三长的政制。此亦不容世人不加注意。

国会起源于中古时代，因国会的奋斗而得通行于英语各国的通常法亦肇始于中古。厌恶政治上之专制，各阶级的分辖政权，公团生活之注重，公团得举代表以参加政治：凡此种本为中古政治的特长，而国会的所由起。在推铎尔（Tudor）斯图亚特及汉诺威（Hanover）数朝代中，国会之制既移植于新大陆，而又能力拒弥漫欧陆之罗马政治思想侵入不列颠。是时不列颠的政治史，益不与欧陆的政治生活浮沉。法及西班牙固亦尝有等级会议之设，但此种等级会议始终不能适合于近代情况。封建制度陵夷以后，继而起者为君主专制；拉丁各国统视君主专制为新时代应有的政制，而马基亚弗利（Machiavelli）的君权主义竟能风靡全欧，无一新兴国家得获幸免。只有不列颠尚能藉国会的宿威，抵御狂澜，更从而树立民选议会统辖帝国的盛治。自 1689 年以迄 1815 年，各大国间的商战兵战此仆彼起，不可胜数，而我国的货品、战舰、军队，无一落人之后。工业革命而后，各国间的竞争视前益烈，然我国的地位仍不稍坠。于此，益见国会自由国比君主专制国能顺人民的意志，得人民的欢心，而效能亦大了。

至 19 世纪时，国会制度之运用，其难尤数倍于昔日。工业革命而后，社会状况本日趋复杂；而日增月大的帝国复引起许多民族的问题。民族愈繁多，相差愈剧烈，则统治亦愈困难。然而国人幸能权衡短长，以国会制治理白色人种，以公平正直之道待遇未能自治之民族；庞大之帝国因而得以保全。

综上所述，最近四世纪实为不列颠历史中最特出之一部分。无论物质的进步，种族的繁殖，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发达，文艺或思想方面的贡献，俱在此四世纪中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于此时期的史乘独详者正以此故。但推铎尔以前的历史我亦决不敢过于忽略。无 1066 年以前入侵不列颠的种族及因入侵而生的种族大混合，则乌有今日之不列颠民族？无诺曼及不兰他

基奈 (Norman, Plantagenet) 两代雄主之守土固疆，使一国之文物制度得以循次树立，则 500 万之不列颠人民又乌能于依利萨伯朝时利用海洋间之新发现及知识界之新运动而建数百年来之大业？全书三分之一悉以追述推铎尔以前的古史者，即所以表明古史的不容轻忽。

不列颠自古即和海洋、港湾、河流结不解缘。它在近代为海上霸王，能役使海洋。它在古代则因海洋而为人所役；它的命运每系于逐波而来之异族。自伊比利亚人 (Iberians) 及塞尔特人 (Celts) 以迄萨克森人 (Saxons) 及丹麦人 (Danes)，自腓尼基 (Phoenicia) 商人以迄罗马及诺曼的战士：举凡强有力的侨民、舟子、农人、商贾，无不随海浪而由欧陆远适不列颠，而移居此地，而充实旧有居民之文化。论人民，国性以及言论，不列颠实以由东岸登陆的条顿及斯干的那维亚人为主干。论文化及组织能力，则不列颠又深受由南岸侵入之地中海各民族的影响。

萨克森王克弩特 (Canute) 时不列颠曾和斯干的那维亚共休戚。此种亲密的关系因诺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 而中止。此后数百年间诺尔狄克 (Nordic) 人 (即条顿及斯干的那维亚人) 的岛国遂受治于操法语的贵族及操拉丁语的僧侣。在异姓的领袖之下，浓厚的国家观念欲得以萌芽，而特异的政法制度亦日渐发达。在巧塞及威克里夫时，虽“百年之战”方大肆其残杀之能事，我们已可窥见不列颠渐渐离欧陆而自成一国。且此新国又决非萨克森时之旧国所可比拟。新国实由多种种族及多种文化相混合而成。经过数百年天时地利之调剂后，此混合的国家已溶化成一新国。迨至宗教改革，脱离拉丁族的指导之后，不列颠更自成一系，亦不须重和斯干的那维亚及条顿各国相亲近了。

此时——和欧陆关系日趋疏远之时——实英国文化政治发展上的一大关键，也可说是一大危机。幸而苏格兰适于此时与英格兰合而为一，而新发现的世界亦畀岛民以四出活动的机会。英人为岛国国民，然而他又具有

万象的经验和世界的眼光者，亦实因三百余年来，他能称雄海上，足迹遍新旧两大陆的各岸之故。

由此以观，在早时，不列颠和海的关系是被动的，吸受的；在近时，是主动的，进取的。早时也好，近时也好，海是不列颠历史的关键。

目 录

上 册

译者序	1
著者序	1
绪 论	1
第一卷 种族的混合 自最古迄诺曼征服	1
概 说	3
第一章 始祖 伊比利亚人及塞尔特人	5
第二章 罗马不列颠	15
第三章 诺尔狄克人侵占的初幕 盎格鲁萨克森征服	28
第四章 地中海势力的重起 耶教的回复	49
第五章 诺尔狄克人第二次的人侵 外琴人的留居及势力	72
第六章 后期萨克森英吉利的生活状态 封建主义的蚕侵 克弩特及诺尔狄克人的海上帝国	89
第七章 海斯顶斯以前之诺曼征服 1042—1066	107
第八章 诺曼征服的完成及诺曼制度的建立 1066—1135	122

第二卷 民族的造成 自诺曼征服迄宗教改革	139
概 说	141
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及王权的复振 采地制的发达	147
第二章 寺院生活 教国关系 及新的法院和法律	161
第三章 十字军 宪政的肇始	172
第四章 中古的会社生活 国会的发展	191
第五章 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	216
第六章 百年之战 英吉利语言之起	237
第七章 黑死 罗拉特派	254
第八章 国会的发达 玫瑰之战	272
第三卷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海权 推铎尔时期	291
概 说	293
第一章 推铎尔的政府 社会及经济的变迁	300
第二章 新的宗教潮流 海事及海军	316
第三章 钦定的及国会的宗教改革	327
第四章 抗议教及公教的插戏	343
第五章 依利萨伯及教社问题的解决 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357
第六章 英吉利海权的肇始	375
第七章 伟大的依利萨伯时代 威尔士及爱尔兰	397

下 册

第四卷 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斯图亚特时期	417
概 说	419
第一章 詹姆斯一世及查理一世时的政治宗教	425
第二章 苏格兰的叛乱 长国会	445
第三章 大内战 1642—1646	456
第四章 共和政治及护国政治	468
第五章 农村经济 美洲的移殖	487
第六章 复辟及查理二世	502
第七章 詹姆斯及 1688—1689 革命	526
第八章 苏格兰及爱尔兰	538
第九章 英法的争雄 安之死及朝代之争	549
第五卷 海权华族政治及工业革命的初期 自乌得勒支迄滑铁卢	571
概 说	573
第一章 早期汉诺威时的英吉利	578
第二章 辉格党的寡头政治	603
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御揽政治	622
第四章 民主运动的开始 法兰西革命时的党争	638
第五章 法兰西革命及拿破仑之战	651
第六章 乔治三世后期的帝国 奴隶贸易的禁止	670
第七章 乔治三世时的经济生活	682